

民族村寨精准扶贫的社会工作借鉴

——以甘肃文县T乡为例

岳天明¹ 李林芳²

(1. 教育部人文重点研究基地西北师范大学 西北少数民族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暨社会工作系, 甘肃 兰州 730070;

2. 甘肃中医药大学 图书馆, 甘肃 兰州 730070)

摘要 从社会工作的理念和视角出发可以有力助推民族村寨精准扶贫政策的高效落地。民族村寨精准扶贫中的社会工作视角可以具体化为: 人本视角、文化的视角、发展的视角和优势视角。民族村寨精准扶贫与社会工作在价值理念、工作目标、工作内容、工作过程和社会功能等方面具有高度的一致性。民族村寨精准扶贫需要从价值原则、工作方法和评估机制等方面全方位借鉴社会工作。

关键词 民族村寨; 精准扶贫; 社会工作; 视角借鉴

(中图分类号) C913.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8575 (2017) 06-0103-07

DOI:10.15970/j.cnki.1005-8575.2017.06.012

一、问题的提出

贫困是集合了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甚至客观生存环境等各种因素的复杂社会现象, 即便在发达国家, 都普遍性地存在着贫困。^{[1] (P.298)} 因此, 在贫困问题上简单地采取线性思维是不可取的, “消除贫困”只能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和不断努力的方向,^[2]但这绝不应该成为我们无视贫困的理由。一直以来, 我国政府都在积极探索减少贫困之途。2013年11月, 习近平到湖南湘西考察时首次提出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的重要指示。近些年来, 国内一些具有创新意识的基层村镇在扶贫工作中不断探索有效扶贫的新思路和新做法, 一改以前的“大水漫灌”式为“精确滴灌”式, 从而使“扶贫得到真真实实的效果”,^[3]这些基层探索后经国家扶贫办的总结推广, 成为指导全国扶贫工作

的价值理念。

由于各种原因, 我国中西部边疆地区、民族聚居区域扶贫的任务尤为艰巨。自精准扶贫战略实施以来, 各级民政部门和扶贫办都积极制定详细的精准扶贫措施, 民族村寨扶贫开发声势之大、投入之多、影响之巨前所未有。“精准扶贫, 重在精准”, 但是要真正做到六个精准的要求并非易事, 其有效实施自然不能仅仅局限于扶贫工作之内。如果过分而无原则地放大一个特定领域内心照不宣的好策略则可能会无助于其执行力及其效果的很好发挥。

从起源来看, 反贫困一直是社会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部分。社会工作自诞生之后所具有的仁慈形象始终不变地践行着关怀、救助和帮扶的特质。^{[4] (P.22)} 从社会工作的理念和视角出发可以有力助推民族村寨精准扶贫措施的高效落地。

(收稿日期) 2017-05-10

(作者简介) 岳天明(1969—), 男, 甘肃通渭人, 博士, 西北师范大学西北少数民族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教授, 主要从事民族社会学、社会工作研究。

李林芳(1989—), 女, 甘肃文县人, 甘肃中医药大学图书馆, 从事社会工作研究。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西北民族地区社会治理与社会活力研究”(项目编号: 16BSH039)研究成果。

二、民族村寨精准扶贫中的 社会工作视角

结合我国多民族社会的实际,我们认为,民族村寨精准扶贫中的社会工作视角可以具体化为:人本视角、文化的视角、发展的视角和优势视角。

(一) 人本的视角

总体来说,人本视角就是以人为中心的视角,这一视角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确立起来的。历史地看,大体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社会工作实务接受了这样的认识:世界具有多重文本属性,整个社会突出而执著地展现着多元性和差异性。人们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社会工作的实践领域完全有别于经济学意义上的功利主义的数字和算计,它是一个充满丰富人文色彩的质性世界。在社会工作实践中,人本主义的想象力如同曾经经验主义发挥的作用一样重要。对于他者的生活和经历的理解必然吁请社会工作要进入活生生的日常生活。由此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那些被实证主义者断言终会消失的手工艺、艺术及神话等主题再度引发了人们的普遍兴趣。事实上,如果我们不要过多地强调社会工作在产生和发展过程中的意识形态成分,不要过多地纠缠于对案主施援的经济结果和政治结果的话则会发现,社会工作从一开始就渗透着浓重的人本主义视角。人本视角在民族村寨精准扶贫中的渗透表现为,任何以“精准”为名义而展开的扶贫项目和活动都要尊重村落民族社会成员的愿望和需求,而且有些表面看起来很有效的扶贫举措也需要有配套设置的支撑。我们在文县T乡做调研时发现,其实,在政府确定了旅游扶贫项目中真正获益了的只是极少数农户,因为,当地的交通设施并不完善,景点有限,政府也就只能先让路边有条件的农户发展农家乐。^①

(二) 文化的视角

文化即为人类在长期生活过程中主观编织而成之网,用以规范人类社会生活的基本样法,因此,从人本的视角出发就是从人们的生活样法出发。^[5]质言之,人本的视角就是文化的视角,它要关注的是每个人的生命意义和内心生活,要全方位关注“案主系统”得以生存的“文化河

床”。^{[4] (P.174)}从文化的视角出发,就是从民族生态、民族宗教、民族生活出发,一句话,就是从民族民俗日常生活出发。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明确提出了“民族文化优先”的民族社会工作方法。^[6]只有这样,民族村寨扶贫才能因为对民族成员日常生活的应合而达至精准之所追求。文县T乡白马人在生活环境、日常习俗、宗教信仰以及民俗风情等方面都与藏族有着明显的区别,白马河流域贯穿全乡,在自然、人文资源等方面独具优势。在服饰方面,男人要头戴白色毡帽,成为“沙尔帽”,上插锦鸡毛。妇女节日身穿彩服“百褶裙”。白马人的舞蹈“傩舞”是一种遗存于白马人生活中的原始、独特而古朴的集体性祭祀舞蹈。当贵客进村时,白马人要在村口设置香案,以酒歌迎接,客人不同酒歌也不同,客人离开时,则要敲锣打鼓,以酒歌相送。白马人的民族习俗已经纳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有利于发展与生态民俗相结合的旅游产业。正是紧紧抓住当地文化的独特性,陇南市将T乡的草河坝村和石门沟村打造成重点旅游示范村,并将白马河打造为“白马河旅游风情线”,形成了“两点一线”的旅游扶贫产业。将乡村民俗旅游与促进当地收入相结合,形成了四种可持续发展模式,分别是“景区带动”模式、“连片发展”模式、“现代化农业+旅游”模式和“旅游产品产销”模式。总之,精准扶贫工作一定要适应民族村寨所在文化环境,从而为自己在社会环境中的发展寻找合适的定位。

(三) 发展的视角

当“发展”一词最终取得“伸展开来”之意时,本来是可以衍生出极具丰富内涵的,然而,渐渐地,对无穷数量的追求几乎充斥了“发展”的全部内涵,最终导致人们总是在自然主义的意义上理解“发展”。随着技术思维在现代社会的极度膨胀,发展本身逐渐和它本来该有的人文性渐行渐远。我们这里强调的“发展的视角”是指向于人和落脚于人的,其核心在于:发展对象的具体性;发展方式的多样性;发展手段的文化性;发展取向的生活性和发展视野的全面性。^[7]民族村寨扶贫如要实现精准目标和效果,需要在发展视角的基础上具有广泛的参与

^① 来自笔者的访谈。访谈时间:2016年7月14日;访谈地点:文县T乡草河坝村村支书家。

性而非机械的治疗性，而唯有那些能够顾及少数民族案主具有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和个体特征的社会工作实践，才能激发他们的参与积极性。文县 T 乡 2008 年在地震重建以后，实施了乡村公路重修、文化教育卫生等基础设施重建，距离县城 45 公里的邱家坝大熊猫驯养场道路基本通行，推进了整村扶贫开发，修建白马民俗传习所 5 个。这就是基于发展视角的扶贫选择。

（四）优势视角

优势视角是不再强调案主具有道德弱点的工作模式，它看重的是案主自尊和价值的被尊重。与此相关，它以社会工作者和案主之间在平等和合作关系中识别、挖掘和聚焦案主的优势、能力，这其实就是社会工作中的赋权增能，^[8]其核心信念在于对人性及人类社会要持有肯定和积极的看法，要尊重而不是忽略文化。所以，“优势视角不仅仅是协助案主解除痛苦与问题，更重要的是挖掘案主的优势并在治疗计划中运用这些优势”。^{[9] [P.45]}民族村寨精准扶贫中的优势视角就是要尊重民族案主的潜能，认定民族社区的各类资源都拥有可以协助案主达成抱负和预期目标的优势，信任案主曾经拥有的成功经验并力求利用这些经验帮扶案主实现潜能释放，从而走向一个自我设定的美好未来。

可以认为，从以上四个维度强调民族村寨精准扶贫中的社会工作视角，既是民族社会工作回归本意的内在要求，更是我国多民族社会实现扶贫精准化的时代呼唤。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很好地探寻和借鉴民族村寨精准扶贫的社会工作经验。

三、民族村寨精准扶贫何以能够借鉴社会工作

民族村寨精准扶贫之所以可以借鉴社会工作不仅仅缘于四个维度的社会工作视角扣合于精准扶贫过程，更重要的是因为民族精准扶贫与社会工作二者之间具有多方面的一致性。

（一）民族村寨精准扶贫与社会工作在价值理念上相同

费孝通曾经指出，如果基于同情而对民族地区采取照顾、救济和补贴，这样的民族工作是大问题的。在实际工作中，我们不能单纯用照顾来体现少数民族政策。因为使广大少数民族真正能自力更生地发展自己才是我们政策的落脚

点。^{[10] [P.142]}为此，他特别强调，“我们要扭转对民族工作的看法。”^{[10] [P.177]}在改善民生基础上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共同富裕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基石，也是精准扶贫思想产生的理论根源。要实现共同富裕，就需要通过对不同贫困人口的贫困原因做出分析，摸索出一条适合不同贫困人口的脱贫路线，让精细化的理念贯穿于精准扶贫的每一步。其实，民族村寨精准扶贫是共同富裕的基本要求和实现前提，它在核心价值理念上明确指向于对新型社会平等和共享发展的要求，印证着新时代的主题。

如前所述，社会工作并不是追求简单地化解问题，而是站在案主的角度上发展案主的能力。帮助案主解决眼前的困难固然重要，但链接各种可能的资源，从长计议案主的未来更是社会工作的理念追求。这种追求“授人以渔”的价值理念与精准扶贫的“因贫施策”的价值理念从本质上来说是一致的。两者都是以内在精神动力发展与外在物质能力的增加为目标，让贫困人口（案主）取得良好的解决问题的能力。社会工作的“助人自助”理念无疑是从诸如民主、平等和自由等现代社会新思潮的基础上萌生的。故此，对民族村寨案主的尊重和爱护就成为民族村寨精准扶贫中必须持有的价值立场，也只有这样，建立在“助人”基础之上的社会工作才能达成“自助”的结果，这和民族村寨精准扶贫应该杜绝仅凭“他者”的主观愿望去创造任何模式^{[10] [P.184]}，而应因地制宜地“造血”追求是不谋而合的。

（二）民族村寨精准扶贫与社会工作的工作目标、工作内容和过程一致

民族村寨的精准扶贫以“六大精准”为主要工作内容和方向，从找准扶贫对象、安排扶贫项目，再到落实扶贫措施、衡量脱贫成效，帮助贫困人群脱贫致富，建设其自身的脱贫能力，降低返贫率，从而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民族村寨扶贫领域中的社会工作也是以民族村寨贫困案主为服务对象的，分析他们自身的特点，正视贫困者的实际需求，选用专业社会工作方法，帮助贫困者协调资源，对贫困者进行帮扶和引导，重新建立起脱贫致富的能力。这样的内容和过程模式可以概括为接触问题、了解和确认问题、分析和诊断、提供服务、评估服务和终

结。这与精准扶贫的工作模式也极为相似。从宏观角度来看，精准扶贫和社会工作的工作目标都是帮助贫困人群脱贫致富，建立起贫困人群自己脱贫的信心与能力。

（三）民族村寨精准扶贫与社会工作在社会功能上相联系

民族村寨精准扶贫致力于消除民族贫困、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从社会功能上来看，精准脱贫对于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保持社会和谐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社会工作除了最基本的助人功能以外，对于维持社会秩序、促进社会进步也有着重要作用。社会工作实践致力于发展案主的优势和更加平等地分配社会资源，它“为人民谋福利”；“因时因地而谋求社会关系之改善”，^{[11] (P.15)} 具有帮助个体在特定社会环境内消除社会失调现象的功能。可见，民族村寨精准扶贫与社会工作在功能上相互联系、相互依存。

四、民族村寨精准扶贫的社会工作借鉴

（一）价值原则的借鉴

“社会工作价值在根本上是人本主义的。”^{[12] (P.15)} 社会工作中的人本主义将案主的自我成长设定为目标，不仅关注表面的问题，更是把重点放在对案主潜能的挖掘中，社会工作者以一种平等的态度来接纳案主，协助其自我成长，最终达成自助之目标。民族村寨精准扶贫要借鉴社会工作的以人为本、帮助贫困人群重建信心和能力的目标理念，通过各个环节的实施，帮助贫困对象解决表面上的物质贫困问题，更要从根本上增强他们脱贫致富的能力。

首先，借鉴社会工作“助人自助”的工作原则。社会工作“助人自助”的工作原则，就是使案主增强自身的独立性，减少其对外界的依赖，即便在日后的生活中遇到挫折或困难，也可以自身独立解决。精准扶贫提出的目的不仅仅在于让贫困人口脱贫，更为关键的是如何让贫困人口不再返贫，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这是一条漫长的道路，一定要帮助民族贫困人口提高自我认知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授人以“鱼”固然重要，但授人以“渔”才是根本。如果没有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即使短期内脱贫了，也有可能再次返贫。因此，在精准扶贫过程当中，应当确立社会工作的“助人自助”目标理念，让民族贫

困人口发挥自身脱贫致富的主观能动性，改变以往的“指挥式”脱贫。只有贫困者切身参与到扶贫过程中，扶贫才有可能“精准”的，才能在稳固脱贫信念的基础上达到精准扶贫的最终目标。

其次，要借鉴社会工作“尊重案主”的根本要求。社会工作者自与案主接触起，直至最后的服务评估和结案，每一步都渗透着对案主的尊重，对案主无条件地“接纳”是社会工作者必备的专业态度。事实上，“接纳”和“尊重”作为社会工作的专业价值，存在于许多专业和社会活动领域之中。在民族村寨精准扶贫过程中，基层扶贫工作人员自然不应该人为地拔高扶贫对象自身的素质，但也不该以“居高临下”的态度对待贫困户，否则难免会从自己的主观认识出发制定脱贫措施，缺乏和贫困户之间推心置腹的协商与交流，简单地认为扶贫对象缺乏知识水平，不可能想出什么脱贫的好方法。这种“不尊重”，自然会导致扶贫过程中不能“按贫施策”，也就达不到脱贫致富的目的。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精准扶贫的“精准”要以尊重民意为基础前提。基层工作者要在精准识别贫困户之后，积极主动地与贫困户共同商量，尊重他们的想法，制定出符合他们需要的扶贫措施。这样，扶贫对象才会有参与其中的主动性与积极性，从“要我脱贫”变为“我要脱贫”，从“强制发展”变为“自主发展”。在扶贫实践中，如果过多地对扶贫对象指手画脚，大包大揽，一厢情愿地按照自己的主观意愿为他们设计发展蓝图，甚至追求整齐划一、一步到位的形象业绩，反而会捆绑他们的手脚、限制其主观能动性的发挥。

最后，要借鉴社会工作的优势视角。优势视角坚持认为，即便是创伤和疾病等都可能潜藏着某种机遇，因此，关怀、照顾和人脉构建就成为优势视角的基本原则。^{[13] (P.20-25)} 优势观点强调服务目标和计划都应该建立在对案主进行优势评估以后，这样才能够根据案主的自身愿望敦促其积极思考。精准扶贫也是一项系统性工程，不仅要“雪中送炭”，解决燃眉之急，更要立足当前，谋划长远。精准扶贫就是要根据优势视角的要求，创造相对宽松的场景去促进贫困者参与能力的培养，同时注重对贫困者施以尊严、价值、平等等方面的关注，让他们相信自己具有改变自身贫困状态的能力，随之推动他们善于用自己所拥

有的资源、知识、能力来实现其目标和愿望，从而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我国民族村寨贫困人口分布较散，致贫原因不一，贫困人口每家每户自有其异，聚落环境也都不同。扶贫工作者需要在精准帮扶的过程中，慧眼发掘各自的优点，激发其动力，找准符合贫困户的扶贫项目，用最少的财力、精力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扶贫工作者虽然应该恪守“参谋”的本分，但没有必要越俎代庖，^[2]以防将“借鸡生蛋”的远景规划到头来被变通为“杀鸡取卵”的应急措施。

（二）工作方法的借鉴

社会工作总是在专业理论的指导下通过一定的方法来进行的。民族村寨精准扶贫也要因时因事而异对贫困群体进行帮扶、救助，有必要借鉴社会工作的方法，来更好地达到扶贫的目的。

1. 个案工作方法的借鉴

现如今，传统的“大水漫灌”式的物质扶贫已经达不到彻底的脱贫效果。贫困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脱贫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方法，唯有结合实际、认识精准才有可能找到良策。个案工作方法可以有效地解决这种“个别化”要求。个案工作方法是适应个人及家庭具体需要的一种社会工作方法。从发展历史来看，该方法源自于产业革命之后贫民问题的出现，当时的英国牧师查默斯把教区分成若干小区，每个小区由一名友好访问员对贫民进行一对一的个人化工作和服务，这是个案工作最早的雏形。在民族村寨扶贫过程中，无疑可以借鉴个案工作方法，一对一地进行沟通与交流，对贫困对象进行心理重建，提高其面对困境、解决问题的能力。对于基层扶贫工作人员来说，在实际的工作中可以从三方面进行借鉴：一是平等互信关系的建立。对于贫困户来说，以往的扶贫工作大多是物质扶贫，以分发救助款为主，他们虽会以“仰视”的态度看待工作人员，但这并不代表着信任。“官与民”的概念深深地印在贫困户的心中。要想真正地帮助他们达到脱贫致富的目的，第一步就是要与贫困户建立平等的关系，取得他们的信任；二是要在建立了信任的基础上对贫困户的需求与问题进行客观评估。目前所剩的贫困户，大多都是“钉子户”，造成贫困的原因各不同，包括所处的家庭环境和延伸的环境系统都会对贫困户的

需求和问题造成影响。在精准帮扶中，工作者需要从个人角度和环境角度出发收集相关资料，才能全面掌握贫困现状，找出适合贫困群体的帮扶办法；三是要在评估的基础上，设定工作计划，制订大、小目标。一个好的计划是成功的一半，制订双方都认可的目标和计划，可以促使彼此承担各自的责任。把目标分为大、小，有助于帮助贫困群体建立信心，使他们有动力积极参与改变的行动。我们在文县 T 乡调研中发现，自精准扶贫其间从县、乡派来的驻村干部大都忙于一般性的“大扶贫”，即大多是政府确定下来的大项目（如旅游开发等），无暇顾及村里成员的个体思想，即“小扶贫”。他们这样表述“本来的计划里有想给这些人做思想工作，让他们自己努力，但是没有组织……村里现在大力开发旅游扶贫，我们的精力也都投入到接待游客上，实在是没有空闲了。”^①很明显，这种忽视了个体差异性的做法自然会限制精准扶贫的实施效果。

2. 小组工作方法的借鉴

小组工作方法是对小组中的个人进行协助，通过小组成员的支持使个人获得小组经验，从而达到改善人际关系、适应社会环境目的的社会工作方法，该方法具有极为明显的康复、预防和社会化功能。

小组工作特别强调民主方式。^{[11] P.41}民族村寨精准扶贫借鉴小组工作方法就是要在民族互助关系的基础上，确保分门别类精准找出贫困户的致贫原因，例如缺乏技术指导类、缺乏资金扶持类、因病致贫类等等，而每家、每户各自的需求又各不相同。精准扶贫借鉴小组工作的工作方法，就需要在协商的基础上把这些相同致贫因素、相同心理需求或物质需求的贫困户组织起来形成小组，通过小组活动，协助贫困户发现自己的问题，通过民主决策，找到解决每个人问题的有效途径，并在小组成员的互动过程中，反思、提高自我水平。

借鉴小组工作方法，基层工作人员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步骤：第一，需求评估和目标确定。工作者需要通过之前的一些资料和自己对贫困家庭的了解，大致评估他们的需求且得到他们对此需求评估的认同，找到贫困家庭的真实需求后，工作者需要将小组工作目标具象化，例如可以分为

① 来自于笔者的访谈。访谈时间：2016年7月10日；访谈地点：文县 T 乡石门沟村委会。

长期目标、中期目标、短期目标。只有这样，整个工作才能有的放矢。第二，选择小组，制订方案。根据贫困家庭的不同类型，选择“问题”大致相同的贫困户组成小组，通过小组成员间的沟通和交流，让贫困户确定自己在小组中的定位，为实现小组目标做好前期准备。扶贫工作者需要准确把握小组成员的情绪状态，以适当的介入，引导小组成员获取正向的价值观和团结的精神。第三，在结束阶段，要巩固正面、积极的体验及工作成果。在小组成员都获得正向积极的情绪体验后，目标也已经实现。此时需要扶贫人员合理处理和引导小组内部组员的情绪问题，要适时鼓励小组成员的主动性努力，评估小组成效，巩固成效的延续性。

3. 社区工作方法的借鉴

在理性化不断加强的现时代，阶层意识的兴起使人们在精神领域感受着由于社区意识的消逝而带来的痛楚。^[14]从学理上来分析，社区本来就是人类互助力量的初生地。社区工作最早就是在慈善组织会社和睦邻服务中心基础上发展而来，建立在社区基础上的社会工作，旨在合理而有效地制订社区方案的前提下助推社区民众的有序行动和社区组织的快速发展。

不能粗浅地将社会工作对于社会失调现象的消解简单地理解为“好心做好事”，因为它特别强调通过专业知识来指导专门事务。^[15]社区社会工作就是指在明确社会和社区居民问题及需求的基础上，运用专业化的知识，“运用集体行动的手法，鼓励居民互动、自助和自决，提升居民的各种能力”，它的“主要目标是满足社区需要，解决社区文体，培养社会成员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促进社会整合，改善社会生活质量，实现社会公正”。^{[16] P.13}一般来说，民族村寨精准扶贫的受众大都彼此朝夕相处、互相了解且互不设防，这和城市社区居民之间的相互隔陌形成强烈的反差。民族村寨成员之间守望相助的生活状态为精准扶贫借鉴社区工作方法提供了基本条件，而社区社会工作“以人为本是基础、社会发展为目标，同时注重社区居民参与和自治”的基本原则也与精准扶贫的内在要求之间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因此，在民族村寨精准扶贫中，可以充分享用民

族传统文化，加强基层工作者和当地居民之间的互相了解，在摸清各家各户的经济状况等“底细”的基础上，以村寨社区为基本单元，充分利用村寨社区内现有的资源，为精准扶贫提供帮助。例如，在精准识别扶贫对象这一关键步骤中，可以充分利用社区里居民互相“知根知底”的便利条件，保证村寨贫困户识别的精准，这是扶贫成效精准的基本前提，可对全面落实精准扶贫工作起到辅助与铺垫作用。

(三) 评估机制的借鉴

评估是用来预测社会工作所产生的因果关系，以便更好地增进受众所需要的服务的过程，它可以将本来无法预期的结果尽可能可视化，从而增加效果的可操作化水平。随着学科实践的不断深入和完善，评估环节在社会工作中日益占据重要的地位。社会工作评估绝不是繁文缛节地搞繁琐哲学，而是删繁就简地抓实质要害。社会工作从来拒绝任何色彩的形式主义。^[6]在当下精准扶贫在全国轰轰烈烈展开之时，借鉴社会工作的评估机制尤为必要。在民族村寨精准扶贫中，已脱贫的对象应该精准有序地退出，不能让那些已经稳定脱贫的人继续“戴帽”。在实际的工作中，精准衡量脱贫成效时避免和以往的一些基层工作一样“雷声大、雨点小，吹虚幻阵风、走扰民老路，实实在在搞形式、轰轰烈烈走过场”，^[17]使精准扶贫沦为“纸上”扶贫。如何全面评估精准扶贫的效果，完全可以借鉴社会工作的评估机制，具体来说，可以借鉴社会工作的诊断评估、需求评估、过程评估和效果评估。^①要引导和鼓励任何阶段的评估可由社会工作者、服务对象共同参加，以客观结果来衡量精准扶贫从开始实施到最后过程是否达到了预期的目标。同时，兼顾任务目标和过程目标的相互融合，不仅能够实现人在场境中的适应性平衡，而且也会使民族村寨成员在扶贫过程中获得成长。^[18]可以预期，精准扶贫借鉴社会工作的评估机制，一定可以总结扶贫工作经验、改善扶贫工作技巧，进而提升整体的扶贫工作效率。同时，通过评估机制的实施也可以帮助贫困户梳理摆脱贫困的艰难过程，有效增强他们解决问题的能力，进而珍惜眼前的生活，提升对未来美好生活的信心。

^① 参见岳天明、杜文博《群众工作的社会工作借鉴》，《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

(参考文献)

- (1) [英] 安东尼·吉登斯(赵旭东等译). 社会学(第4版)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298.
- (2) 唐钧. 追求“精准”的反贫困新战略 [J]. 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 (1).
- (3) 正元. 宜宾翠屏区精准扶贫 助力农户致富 [N]. 华西都市报, 2014-05-21.
- (4) [加] 阿德里娜·S·尚邦等(郭伟和等译). 话语、权力和主体性: 福柯与社会工作的对话 [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6.
- (5) 岳天明, 孔繁丹. 文化视域中的民族社会有效治理研究 [J]. 学习与实践, 2015, (9).
- (6) 岳天明, 虎伟东. 民族社会工作的人本取向: 意义、偏离及回归策略 [J]. 社会建设, 2017, (4).
- (7) 岳天明. 发展的人文性及西北民族地区农村社会发展 [J]. 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 (4).
- (8) 岳天明, 孙祥. 我国受暴女性的赋权增能与社会工作救助 [J]. 学习与实践, 2017, (1).
- (9) [英] Barbra Teater(徐潇, 刘艳霞, 黄玺, 吴腾译). 社会工作理论与方法 [M]. 上海: 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3.
- (10) 费孝通. 费孝通民族研究文集新编(下卷) [M].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6.
- (11) 将旨昂. 社会工作导论 [M].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12.
- (12) Malcolm Payne. (何雪松, 张宇莲, 程福财, 丁慧敏译). 现代社会工作理论 [M]. 上海: 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2005.
- (13) Dennis Saleebey(李亚文, 杜立婕译). 优势视角——社会工作实践的新模式 [M]. 上海: 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2004.
- (14) 岳天明. 从共同体意识到阶层意识 [J]. 社会科学战线, 2016, (6).
- (15) 岳天明. 论李安宅的边疆社会工作思想——兼及中国社会工作的学术史意识 [J]. 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1).
- (16) 夏建中. 社区工作(第三版) [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
- (17) 岳天明. 基于变迁“惰性”之上的外力输入 [J]. 社会学评论, 2014, (3).
- (18) 顾东辉. 论社会工作的阴阳之道 [J]. 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4).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in Ethnic Villag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Work
——Taking T Village of Wen County in Gansu Province as an Example
YUE Tian-ming¹, LI Lin-fang²**

(1. Department of Social Work, Research Center for Northwest Minority Education Development, Humanities Key
Research Base of Ministry of Education,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Lanzhou, Gansu 730070;
2. Library Gansu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Lanzhou, Gansu 730070)

[Abstract] The policy of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for ethnic villages can be effectively implemented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social work.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work embodies the perspectives of humanity, culture, development and advantages. Since the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for ethnic villages corresponds to social work in value concept, working objective, working content, working process and social function, it should draw all-round reference from social work in value principle, working method and evaluation mechanism.

[Key words] ethnic village;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social work; perspective reference

(责任编辑 苏日娜)